

世界
知識

新文庫

第二冊

通論下

新文庫卷一下

通論二

人口問題社會問題的鎖鑰

顧孟餘

(一)

講人口問題，永遠離不開人口學的鼻祖馬爾塞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無論是贊成他，還是反對他。

馬爾塞斯的公式被人誤會被人抨擊，人口學的真理——馬氏人口論的真理——却是更顯著了。馬爾塞斯人口論的要旨，祇說食品增加的速度趕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若要保持二者的均勢，人口的增加一定須受節制。這節制人口的途徑祇有兩個：（一）預防的節制（人為的）（二）積極的節制（天然的）這就是有碍衛生的職業，過度的工作，極端的貧窮，兒童惡劣的食品，惡濁的風俗，疾病，時疫，戰爭，饑饉。

反對馬爾塞斯人口論的人可分三派：

（一）社會主義派

舉幾個重要的葛德文

Godwin

和馬爾塞斯的爭論，把馬爾塞斯人口論

的真理更發揮明確了。馬克斯

Marks

說馬爾塞斯的人口公例，是資本制度之下的人口公例。

這是沒有細察人口增加的趨勢和條件。佐治

Henry George

的強辯——他說人口增加的

趨勢正與馬爾塞斯所說的相反——純是一種妄想，離事實太遠了。總而言之，這些社會主義家，對於他們所號召的太熱心，所以不能或不願看見事實。但是社會主義家之中也狠有贊同馬氏

學說的英國人鐸木孫 William Thomson 的組合制度裏不能任人自由婚嫁。社會要規定婚嫁的數目，預防人滿的禍患。法國人卜郎 Louis Blanc 也承認馬爾塞斯人口論的確實，但是以為自制不可靠。要行他的工作組織，提高工人的生活程度，讓他們愛惜高尚的生活，自知警戒。德國人文克雷布 Winkelbeck 說『人類的增殖蕃衍，若是不自行制限，禍亂必要循環無已』。奧國人高慈啓 Kautsky 說『在人口問題未就緒以前，社會問題決不能得圓滿的解決』。

(二) 樂觀派 這派的人以為人口將來的趨勢不足為憂。即便不改革社會和國家的組織，人滿之患也自然可以消釋。舉幾個重要的：巴斯嘉 Pascal 說『文明進步，慾望日繁，出產也隨着慾望擴充。但是需求在前頭跑，供給却是跛行着，在後面追隨。所以人永遠有缺乏之感。馬爾塞斯把他誤認作人滿之患了』。凱利 Carey 說『天然界裏頭一切構造和生活都是諧和一致，不能自己衝突。人的神經發展，生育力便要減少』。樂觀派的假定虛無縹緲，完全沒有察看人口的事實。

(三) 根據天然科學的反對派 舉幾個重要的：德柏對 Th. Doubleday 說『食品 and 生育力是相反抗的。無論動物植物，吸取的滋養料愈豐，生育力愈減。所以『貧窮的民族食品最粗劣，生育率也最大。富足的民族生活饒侈，生育最少。食品適中的民族，人口不增不減』。這派最有力的是斯賓塞爾 H. Spencer 斯賓塞爾說動物的生活有兩方面：第一是個體的發達，第二是種類的繁衍。以生物學看起來，這兩方面生活是反對的。生物界裏，可以得以下的公例：(一) 機體愈小，維持個體生活的材料也愈少；維持個體生活的材料愈少，生殖之力愈強。(二) 機體的構造愈簡單，繁殖的能力愈大。(三) 動物中行動愈不靈敏而操作愈少的，繁殖之力愈大。由這動植物的公

例。可以預測人口變遷的趨勢。人口日繁，生存的競爭一定劇烈，人便不能不增進他的智識技術，不能不自己節制，為的是在社會裏生存。如是生理上神經腦髓既然發展，生育力就要衰弱，直到均勢而止。這天然科學派的話，乍一聽見，似乎可信。生物學的證據向來是有眩惑的效用的。其實人口增加的情形，並不這樣簡單。『人的生理上神經腦髓發展，生育力就要衰弱』這話并不能在經驗上得一個確證。現在文明各國生育率的低減，還是心理的原因，並不是生理的原因。究竟人的『食物』『神經』『腦髓』於人的生育率有甚麼顯著的影響？這還不曾證明。但是據以前和現在的『食物』『神經』『腦髓』的發展，看他們即便在生育率上發生影響，這影響也非常之小，決不能些須抵消那急烈的蕃衍力。『均勢』是更不可望了。

那麼，馬爾塞斯學說的原理，是不能搖動的了。我們且借這原理的光綫，來燭照中國的人口。

(三)

現在所能知的最古的調查人口方法的記載，要在周禮裏尋找。周禮說『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會貢賦。』又『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又『司民掌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由這些記載看起來，調查人口的目的，第一是軍役，第二是尋常的力役，第三是賦稅，這都是維持當時操政權的人的勢力必需要的。至於操政權的人狼顧欲人口的增加，這是古今中外一律，不

消說的。他們永遠要拿人口作擴充勢力的器具。而人口的天然的增加趨勢，也正可以供他們的利用。

以中國而論，周以後人口的被戰爭淘汰，班班可攷。杜佑說『戰國之時，致蘇秦之說，計秦及山東六國戎卒尚餘五百餘萬，推人口數尚當千餘萬。秦兼諸侯，所殺三分居一，猶以餘力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萬。三十年間，百姓死沒相踵於路，陳項又肆其酷烈，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漢高帝定天下，人之死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萬，方之六國，十分無三。』以當時的政治史看起來，這數目確有幾分可信。馬端臨說『漢孝平時人口五千九百餘萬，光武中興之後，三十餘年所附養，至末年戶數僅及西都孝平時四分之一。兵革之禍，可畏也哉。』又說『興平建安之際，海內荒廢，天子奔流，白骨盈野，割剝庶民三十餘年，及魏武克平天下，文帝受禪，人衆之數萬無一存。』相類的記載，還可以引許多。總而言之，鼎革的戰爭，封建的戰爭，夷狄的禍患，無論他政治的文化的結果如何，變動一次，人口便大大的削減一次。因為死亡的原因，不限於兵燹直接的影響，間接的影響，還要利害。但是平和多，少年休養生息的結果，人口數目總還要很快的復原。所以我們祇要把最高的或平均的數目知道，便可以滿意了。

最古的數目，是出自夏禹時代。那時候的『九州』說是有入口一千三百五十五萬。馬端臨說『周公相成王，政理刑措，入口一千三百七十萬。』這是長江以北的人口。地面大約占現在國境的百分之六十五。所以那時候的人口大約有二千餘萬。漢時的數目是五千萬至六千萬。南北朝之後，隋煬帝時大約五千五百萬。唐玄宗末年，安史之亂以前，大約六千萬。宋時數目和唐時不相上

下金元的擾亂，把人口又削減了一大部份。明代最高數目大約六千三百餘萬。至於這些數目的來源，自然是不很可靠的。探討的問題，祇是用科學的方法，確定一個差錯的界限罷了。清代的人口調查，其初也只是為的徵賦，並且『令直省每歲底將丁徭賦籍彙報，以戶口消長課州縣吏，殿最』。如是調查所得的納賦人數，直到乾隆六年前，每次都不過二千餘萬。康熙五十一年，的諭詔說：『朕覽各省督撫奏編審人丁數目，并未將加增之數，盡行開報。今海宇承平已久，戶口日繁，若按現在人丁加徵錢糧，實有不可。人丁雖增，地畝并未加廣，應令直省督撫將見今錢糧冊內有名丁數，勿增勿減，永為定額。自後所生人丁，不必徵收錢糧，編審時止將增出實數察明，另造冊題報。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詢問，一戶或有五六人，止一人交納錢糧，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一二人交納錢糧。』由此觀之，民之生齒日繁，朕故欲知今丁之實數，不在加徵錢糧也。直省督撫及有司官編審人丁時，不將所生實數開具報者，特恐加增錢糧，是以隱匿不據實奏聞。豈知朕並不為加賦，止欲知其實數耳。粉飾太平和矜誇的意思，固然在所不免，但是綜合着看起來，算是一種脫離國帑狹見的人口觀察。這諭詔一時自然還是沒有效果，直到乾隆六年調查人口的數目，纔達到一萬四千三百餘萬。這個數目或者離事實不遠了。乾隆末年大約增到三萬萬。按照乾隆時屢次調查的數目計算起來，每年天然的增加數大約是百分之一、六、九。這是用幾何級數推算的平均數目，不是代數的平均數目。若是原來的數目尚有幾分可靠，這增加數便可以給我們一個大概的形像，並且可以暫且拿來和東方的日本印度比較比較。日本自一〇〇至一九一〇年十年間平均的每年增加數是百分之一、三、七。印度於一九一一年，的調查，由原來的三一、五、一、三、三、〇、〇人口，在十年中增加了百分之七，平均數（代數的）是每年百分之〇・七。這都是代數的平均

數——實在的增加數還要小——更可以知道中國數目的大了。

近年的人口數目經過歐美人多少估計。這種估計的價值自然大多數也是很不可靠的。先舉幾個例。中國內地教會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所出的 The Chinese Empire (1906年) 說蘇州的人口本年有七〇〇〇〇〇(七十萬) Richards Comprehensive Geography 說有五〇〇、〇〇〇(五十萬、一九〇八年)一九一一年的海關的十年報告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 說一九〇九年的時候官署調查結果有二五六、五二四一八九一年的海關十年報告裏的福州報告說福建人口有六百萬至八百萬。同時廈門報告的福建人口數目是三千萬。四川的人口據海關報告說是大概有七二、〇〇〇、〇〇〇。但是下面註着 Hosie (前英國駐重慶領事) 估計有四五、〇〇〇、〇〇〇 Parker 所著的 China past and present 也是這樣說。中國政府的人口調查的價值也與此相差不多。中國人自己調查機關雖然較為完備，但是一般人對於這個問題沒有興味。至於近年全國的人口數目各種估計相差很多。先把各種估計中最高的數和最低的數目提出來對照。

最低數目

20,930,000
25,810,000
9,420,000
22,380,000
14,080,000
15,380,000
11,580,000
11,000,000
45,000,000
18,000,000
21,260,000
23,700,000
5,140,000
8,560,000
4,000,000
5,000,000
3,800,000
6,730,000
271,770,000
12,740,000
1,800,000
1,000,000
2,200,000
289,510,000

最高數目

直隸	32	570	000
山東	38	000	000
山西	17	00	000
河南	35	810	000
安徽	36	000	000
蘇江	37	800	000
浙江	26	300	000
江西	26	530	000
四川	79	500	000
湖北	23	600	000
湖南	35	280	000
廣東	32	000	000
廣西	8	120	000
福建	30	000	000
雲南	12	720	000
貴州	11	300	000
陝西	10	380	000
甘肅	10	310	000
三省共	505	770	000
東三省	20	000	000
蒙古	10	000	000
新疆	2	490	000
西藏	6	500	000
共	544	760	000

以上的數目是這樣集成最高數目：河南湖北甘肅江西山西西藏是光緒廿八年戶部估計。浙江江蘇廣西陝西是根據一八八二年的海關報告。安徽山東廣東是根據一九一〇年的海關每年報告。直隸湖南貴州是根據宣統二年民政部的調查。福建是錄自一九〇一年的廈門海關十年報告。雲南是錄自 Richard 的地理學。四川是根據俄人 Popoff 的報告。東三省蒙古是依着

The Chinese Empire 最低的數目：河南山東山西江蘇安徽湖北福建廣東陝西甘肅是依着宣統二年民政部的調查。浙江廣西是依着光緒廿八年戶部估計。湖南是依着一九一一年的海關十年報告。江西是根據一九〇三年的英國領事江西報告。貴州新疆是根據 The Chinese Empire 四川是根據 Hosie 雲南是根據蒙自海關報告。東三省是根據民政部調查。西藏蒙古是依着 Richard 地理學。以上最高最低的數目相差二萬五千多萬。宣統二年民政部的調查和同年海關的估計，是比較的最可靠的。據前者的調查，全國人口數目是（廿一省）三三一、一八八、〇〇〇。加上新疆西藏共三四二、六三九、〇〇〇。民政

部的調查，只是調查戶數。然後用一個由多少詳細調查得來的每戶平均人數去乘他。這每戶平均人數是五、五，但是奉天一處每戶平均人數却是假定八、三八，所以這種調查，其實也祇是一種估計。同年海關估計，二一省共有人口四三八、四二五、〇〇〇。

近世兵燹饑饉災疫等對於人口的勢力，大約如下：明末清初的流寇的鼎革的封建的擾亂，是不消說的。洪楊之役，蹂躪了九省，死於兵革的大約有五千萬人。嘉道之際，死於饑饉的也約有五十萬人。光緒四年的饑饉，死亡的約有一千萬人。光緒二十六年陝西飢饉，死亡的人約占全省人口三分之一。前數年江北饑饉，死者約有三百萬人。這都是重大的事件，顯而易見的。其餘如各省河流的潰決，海盜，會匪，鬍匪瘟疫，等等所吞沒的犧牲，一定數目很多，不過我們不能舉一個詳細的數目罷了。嬰兒死亡的數目，可以由香港的調查得一個寫真：據一九〇九年香港的調查，本年一歲以下的中國嬰兒，每百分中死亡八十七分。由這個數目，可以推測到南方沿江大海大城鎮的相類的情形了。嬰兒死亡率高，是一個確鑿的人滿的徵兆。和這死亡數有關係的便是人口的密度。我把幾個密度最高的省分和他們約略的人口密度列在後方：

省名	密度（每方和羅邁當內所居住之人口）	
	一、根據宣統二年民政部數目計算	二、按同年海關估計數目計算
山東	二〇四	二六二
江蘇	一七三	二一三
浙江	一七九	一二三
廣東	一〇七	一二四

由這數目看起來，山東人口密度，按照海關的估計，遠超過歐洲人口最稠密的比利時。就是按照民政部的調查，也趕上工商業最繁盛的英格蘭。江蘇人口的密度恰像英國三島。浙江廣東也趕上德國。這種現象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以上是種種記載估計。我們若是再想想那『不

孝有三無後為大』以延嗣為人生惟一天職的宗教（這個關係最大）那以子女為父母的投資的倫理，那早婚納妾的風俗，那苟且偷安節省神經的性情，就知道這記載估計是雖不中不遠了。由此看來，足見（一）中國的人口是超乎中國經濟能力以上。這種離均勢的狀況決不能持久的，必
要時時發生天災人禍。（二）現時社會的困苦，不能全歸罪於政治不良。（三）人口離均勢的社會
很難助成好政治，即使有了好政治，若是不在限制人口上做工夫，好政治也不能收長久的效果。（四）
無論改革政治或改革社會，須同時根本上打破那造成人滿的宗教倫理，改鑄那造成人滿的風俗，

（三）

人滿的結果很多，我還須詳細列舉：

（一）由經濟一面觀看，人類居住在天然界裏，如要維持他們的物質生活，有兩件東西是不可少的。第一是人工，第二是社會的資本。或國民的資本。社會的資本就是一切動的貨物，可資以出產，或可利用之以增益出產的效果的。譬如原料、助料、機器、工作場、器械、輔助出產的各種交通器具（如鐵路、各種運送機器、傳遞消息機器）田地內灌溉排水等的建築、肥料、倉廩、堤坊、屯積的生活品等。凡這些社會的資本，都是社會一代一代漸漸貯蓄下來的。社會資本的作用，是增益人工在出產上的效果。人若是徒手工作，出產能力極小；社會資本愈完備愈充足，工作的效果愈大。所以一國天富（土地、礦產）無論如何豐裕，倘或沒有社會的資本，徒有人工，不能開發富源。這人工的效果既然太小，除去他們的消耗——因為人都要衣食住——便沒有數餘可以貯蓄。並且工作的效果既然小，工作人的生計一定艱難，他們除去苟延殘喘之外，決不能享受文化的幸福。這是社會狠不幸的事。由此看來，一國貧富的區別，就在此處。富的國所以富，就是社會資本和人口相形之下，比

較的充足。貧的國所以貧，就是社會資本和人口相形之下比較的缺乏。

若是社會資本比較的充足，工作的效果（每人每日工作所得的結果）便可以大，因此社會中平均每人所得的收穫纔能豐厚。社會中平均每人所得的收穫豐厚，然後這國人的生計纔能優裕，這就是富國的情形。社會資本若是比較的缺乏，工作的效果（每人每日所得的結果）一定小，因此社會中平均每人所得的收穫必少，而這國人的生計自然也要窘迫，這便是貧國的情形。由此看來，一國的社會資本和一國的人口一定要持平均之勢，然後這國的人民纔能免於貧困，在人滿的國裏，一面社會的資本太少，不能安置那繁衍太速的人口，一面人口太多，不能找得賣力求生的機會，所以在人滿的國裏，人的生活程度是一定很低的。但是甚麼是生活程度？

生活程度是人在飲食衣住衛生娛樂學問等等之所用的貨物的數量和品格。所以生活程度的高低和費用大小不是一件事。儘管一個人或一個地方全體的人費用很大，花的錢很多，他們的生活程度不見得一定就高。但是在錢幣經濟時代，一切貨物的價格都是以錢為標準。生活程度高，所需要的貨物的價格也高，值的錢也多。所以以個人論，收入的錢多，便是高等生活程度的一個重要條件。

我們細看這收入的『錢』對於各人的生活，和社會的生活，都有甚麼影響？於個人和社會，都有甚麼價值？一個人收入了一定數目的錢之後，他先拿一部份滿足他和他家族的生活，必需的慾望，滿足之後，他若還有數餘的錢，他便可以用在衛生、娛樂、讀書、求學、教育子女等等上頭。他若是這些慾望滿足之後，還有數餘的錢，他便可以用在賞玩美術品、旅行、游覽、提倡或捐助公益事業上頭。這樣看起來，他收入的第一部份，專拿來維持他個人的生活，別無效力。以後一部份一部份的

加增，他纔能拿來作些於社會上的文明有益的事情。所以『錢』——此地專指『消費人的錢』——對於人的價值有兩個，就是（一）個人的生存價值，（二）社會的文明價值。

前者（個人的生存價值）是一個人收入中第一部份的錢所產生的，後者（社會的文明價值）是第二三部份以下各部份的錢所能產生的。並且第三部份錢的文明價值，比第二部份錢的文明價值大，第四部份錢的文明價值又比第三部份錢的文明價值大。如是遞推，收入的錢愈多，每一個錢的單位所能發生的文明效力亦愈大。在不用錢幣的社會或時代裏（以前的天然經濟或是將來社會式的經濟），各人所分得的財貨的價值，正與此同，不必重複述說。就這叫作『財貨效力遞增的公例』。按照這個公例，一樣多的財貨，若是集在一個人手裏，剛可以（我不說『一定』，這是為的顧慮一切非經濟的條件）發生文明的效力；倘或分給兩個人消費，便祇能維持他們兩個人的生存，決不能發生文明的效力了。所以無論直接恤貧還是間接恤貧，都不是根本上救濟多數貧人的方法。

貧人為甚麼貧呢？

惟一的原因，就是社會資本缺乏。（一）因為社會資本缺乏，所以他們雖然願欲工作謀生，却不得不着工作的機會——因為徒手是不能工作的——社會裏工作的機會有限，競爭的人太多，工作力不值錢——並不是因為資本家壟斷——雖然情願廉價賣力，却不可得了。（二）因為社會資本缺乏，所以教育的設備不完備，一般蕃衍無限的人，自幼失學，長大了之後，一無所長，道德、智識、身體都是不及格的（培養道德、智識、身體一定要資本）。這些人除去下等的獸慾之外，沒有一點思想感覺，其中馴善的祇是輾轉就死，狡黠的便可以逞他們的惡慾，實行他們的殘殺行為，這便是人滿社

會。的。現。象。

(二)由社會的心理一面觀看，一國人滿或是人口增加的太快，影響於人的心理很大。因為職業少而謀職業的多，競爭一定劇烈，競爭若是劇烈，必有一部份道德薄弱的人，施種種不道德的惡劣的手段，達他謀生的目的。平心而論，人要到了飢寒交迫的時候，尚能操守堅貞絲毫不苟的，千萬人之中實難找出一兩個來。大多數的人總是枉道以求了。但是甲既然違背良心去謀生，乙更要加甚，丙更要加甚，更要加甚，如是互競不已，道德的墮落便沒有止境了。

人滿的或人口增加太快的社會裏頭，謀生是最急最要最難的事，所以無論某人的行為如何，即便是盜竊搶奪，祇要能夠自謀衣食，並且可以給他的家族親戚黨羽謀衣食，社會的一般人就一定羨慕他佩服他。一個社會的毀譽，就是表明這社會裏的人的需求。人滿的社會裏多數的人要靠著少數的人生計，這些寄生蟲占大多數，所以他們的毀譽有勢力，他們準著他們的利害造成社會的是非。

人滿的或人口增加太快的社會裏，人口的壓力太大，生計的競爭太烈，所以養成互相殘害互相嫉忌的心理。把一切互助互愛的動機都摧殘於未萌，因為受了生計競爭的嚴酷教訓，所以人人腦中都深刻著一個印象，這印象是『凡事於人有益便多半於我有損』。

(三)由文化一面觀看，文明有兩大種，便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若是一國人口太多或增加太速，經濟窘迫，自然沒有物質文明，更無從有精神文明。人滿的社會裏頭，沒有高等技術高等科學的需要，一切的職業事務，只有數量，沒有品格。一切的貨物（廣義的貨物）只要問他目前能夠延長多少人的生命，不問他對於人生有甚麼價值，所以高等技術高等科學的人才不能在這

種社會裏生存。他們本來不容易享受高等的教育，既享受高等教育之後，決不能施展他的才幹，甚麼原故？這是很容易明白的。高等技術科學所以能夠應用的條件是集中的組織，是社會的資本。他的原則是在精不在多。人滿的社會，一切情形正與此相反，所以決不能產生文化的人才。即便有了文化的人才，也決不能收他的效用。人滿的社會，生計最貴，人最賤，所以人格是卑下的，風俗是惡濁的，謀生太難，所以急不暇擇了。

(四) 由社會的挑選一面觀看社會裏的人，那個可以生存，那個必要滅亡，那個人可以發展，那個人必須被淘汰。這些事都有一個偉大的勢力在暗中主持。這偉大的勢力就是社會。個人是不能獨立生活的；他的一切物質的生活基礎和一切精神的快樂，都仰仗他所附屬的社會。他的性情、意嚮、志趣、態度，若是與社會所崇尚的性質、意嚮等等相符合，他便可以生存；他的那一切等等，若是與社會所崇尚的相違背，他便不能立足。所以社會的生活，就如一個大法庭。社會——法官，他有權力挑選某某人應生，某某人應死。社會裏的個人就是被挑選的。但是一個社會裏那種人，便可以生存榮盛，那種人便要枯衰彫落呢？再進一步，我們要問：社會這個法官公平不公平呢？他還是把善良的份子——忠直的義俠的、智慧的優秀的人——保存住呢？還是把惡劣的份子——姦詐的虛偽的愚鈍的粗鄙的人——保存呢？換一句話說，他還是傳播良種淘汰劣種，使社會進步呢？還是反乎此道而行呢？由歷史的經驗看起來，一個社會很健康的時候，這個法官——社會——的判斷，實在很公道。但是在不康健的社會裏，這個法官便非常的倒行逆施。他把忠直義俠的人都殘害了，他把智哲優秀的人都拋到荒野去餓死，或監閉在穢污的空氣裏憂鬱死了。然後他便把死的人的財產分給一帮凶惡的無賴和狡黠的猾頭，飽他們的獸慾，弄得暗無天日。這便是這法官時常

作的事。甚麼原故呢？這原故自然很多，但是多少原故之中的一個大原故就是人滿。

在人滿的國家（或地方）因為上幾條所說的關係，惟有惡劣的份子纔能生存。因為物質的競爭太烈，非把一切的顧慮——道德的——都拋置腦後，非把良心埋沒，不能生活。在人滿的社會裏，賢者被淘汰，凶惡狡詐的人，纔能有立足之地。

由歷史上看起來，文化的真進步，人類真價值的增加，都是社會的良善份子優秀份子犧牲他們的心力生命爭來的。社會的一般人，祇是受他們的賜，纔能夠物質上精神上發達進步。社會所以有生氣，能夠繁昌榮盛，也只是這些良善份子優秀份子的血汗的作用。所以這些良善優秀的份子就譬如燃料，社會就譬如機器，機器所以能轉動，全靠著燃燒燃料；社會所以能進步，全靠著犧牲賢者。這是歷史的事實，人類的運命，無可更易。但是非人滿的社會和人滿的社會的區別就在這裏：第一、在非人滿的社會裏，良善優秀的份子犧牲了他們的心力生命之後，便一定可以在社會裏成全一點事業，建設一點功績。他們的犧牲，不是枉然的，社會的確因為他們的犧牲得了益處了，社會裏大多數的人的確因為他們的犧牲添增了幸福了。所以他們的犧牲是經濟的，這就是說他們的犧牲——這是社會全體的消耗——是可以產生相當效果的。用將才所舉的譬喻說，就如同一個機器有高的『效用率』efficiency，消耗最少的燃料，產生最多的能力。在人滿的社會裏，這種效用是沒有的，良善的優秀的份子無論如何犧牲，在社會上不能發生效力。就譬如一個竅改的機器，無論燃燒多少燃料，因為他的消耗（洩露能力，蹣跚能力的地方）太多，所以不能夠產生應用的能力。第二、在非人滿的社會裏，物質的競爭不烈，生活比較的還容易，所以良善優秀的份子還有獨善其身的機會。社會的惡毒的氣餒還不至於逼人太緊。良善優秀的份子還有

休養的時候。他們雖然仍要為社會犧牲，但是犧牲的宗旨，犧牲的方法，還可以從容選擇。並且利用人類的摹倣性，還可以傳播他們的高尚的理想和純潔的習尚。社會的良善的優秀的種子多了，他們的勢力自然厚了，他們的犧牲的宗旨方法，便更可以慎重選擇了。他們雖然犧牲，却是他們的根蒂不斷，所以社會的進步可以綿亘永續。在人滿的社會裏，四週的惡濁空氣逼人太甚，好似冰霜把一切向上的萌芽都凍死了。這種社會裏，有無量數惡魔時時捉人入地獄，躲避也躲避不開。所以良種沒有工夫傳衍。——沒有發育已摧殘了，良種絕了，社會的進步也停滯了。這就譬如——再用我們的譬喻——把燃料全焚燒盡了，機器也停頓了。

以上是人滿的結果，我想這些結果都是我們不幸所眼見的。救濟的方法，我想不能拘定一種，必要把各種的方法同時應用才可。就是（一）禁止早婚（規定最低的婚嫁年歲）（二）禁止納妾（三）打破一切造成人滿的宗教倫理風俗（四）傳播人口學說和各派限制人口的方法（五）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六）提高科學美術的教育（七）施行有統系的恤貧律（八）施行各種保護工人的政策（新青年）

馬爾塞斯人口論與中國人口問題

陳獨秀

（一）我向來有兩種信念，一是相信進化無窮期，古往今來只有在一時代是補偏救弊的賢哲，時間上沒有「萬世師表」的聖人，也沒有「推諸萬世而皆準」的制度。一是相信在複雜的人類社會，只有一方面的真理，對於社會各有一種救濟的學說，空間上沒有包醫百病的良方。我對於馬爾塞斯底人口論，就是這種見解，不但馬爾塞斯人口論是這樣，就是近代別的著名學說，像達爾文自然淘汰說，彌爾自由論，布魯東私有財產論，馬克斯唯物史觀，克魯泡特金互助論，也都是這

如論哥...
樣。除了牽強附會、迷信，世界上決沒有萬世師表的聖人，推諸萬世而皆準的制度和包醫百病的學說。這三件東西，在鼓吹一種理想實際運動的時候，這種妄想、迷信，自然很有力量、價值；但是我們學術思想進步上，在我們討論社會問題上，却有很大的障礙。這本是我個人的一種愚見，是由種種事實上所得一種歸納的論斷，並且想用這種論斷演繹到評判各種學說研究各種問題的態度上去。

(二) 馬爾塞斯人口論的內容，簡單總括起來，就是：(1) 自然界一切生物（人類也包含在內）底增殖，常有超過食物範圍以上的傾向。(2) 這種不斷的傾向底結果，生物常苦於食物不足，自然界所以發生種種悲慘，人類社會底貧困、罪惡，不能絕跡也就為了這個緣故。(3) 因此人類社會要想斷絕這個禍根，凡是沒有贍養家屬資力的人，不得不遏制性慾，守獨身主義，來防止人口過多的自然力。

後來新馬爾塞斯派對於前列的(2)(3)兩項大加修正。這修正派的人，以為人類底貧困和罪惡，不僅是人口過多的結果，社會組織的缺陷的確也是一種原因。他們又以為拿制慾和獨身主義來限制人口，未免太酷，不如實行預防受胎的法子，因為預防受胎比制慾合乎自然，而且不損身體底健康。

後來無論贊成馬爾塞斯底學說或是反對的人，對於修正派底意見反對的却少得多了。但是他們對於馬爾塞斯底(2)(3)兩項意見雖然加了多少修正，却於他的根本學說還是不曾動搖。因為馬爾塞斯主張底大前提是，在前列的(1)項，馬爾塞斯得了永久不朽的大名，迷信他的學說當做萬古不動的一大真理，也就是(1)項，因此人口論底研究便不得不集中於(1)項了。